

皇  
明  
大  
政  
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六

臣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庚子成化十六年正月壬午朔

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驛至京命掌部事

命權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

大學士劉吉丁父憂 詔起復視事

吉上疏假辭復託外戚萬喜言于 上固留之侍講陳

音與書勸其力辭不答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

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克總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叅將等官即令直等推舉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待報  
啟行

時鎮守延綏太監張遐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圖入寇及巡按陝西御史徐舟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境乞下廷臣議戰守機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探知直等意不敢違拒奏請會官廷議且言徃時各邊有警朝廷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緩不及事今宜議定早爲措置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并請命提督監督總兵等官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中孫博條陳時政并東西二廠旗校中傷大臣

乞嚴禁革忤旨不從

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卽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撫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爲博危之。

權監汪直復嫉科道給事中張海等重劾工部尚書王復  
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及禮部尚書鄒幹傳旨並賜致仕

遠與復先被劾有旨慰留。至是尚書尹旻欲求缺處知  
已乃謀諸汪直復劾去惟幹復令有司給月米人夫視  
楊鼎例

二月詔天下學校孔子廟所在凡過門者皆下馬

迤北滿都魯寇榆林

以劉昭爲工部尚書

以陳俊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千戶張瑾以寶石求進鎮撫司大監懷恩諷兵部尚書余  
子俊執奏子俊畏勢竟題張瑾掌鎮撫司

上命懷恩傳旨用張瑾於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爲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

三月汪直朱永王越率兵襲虜威寧海破之

擒擄男女一百七十人斬首四百級以大捷聞

敕吏戶二部臣汪直王越出境剿殺虜寇有功直加米四十八石越封威寧伯

御史許進等奏乞照先年王驥楊善事例仍令王越以威

寧伯兼職管事從之

進等言尚書王越原兼左都御史。今蒙以靖虜功。敕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左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君子謂許進名臣而亦附越惜之。

四月錄威寧海子殺虜功。賜王越誥券。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一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孫世襲。仍追封三代。

子侄家人冒功陞賞者甚衆

南京刑部左侍郎張瑄奏請刑部廣東司事煩添設主事

一員從之

南京巡撫王恕奏乞取回織造大監并停止玳玩奇貨不報

恕因近年貢獻大多所在騷擾上言古之明君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玳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玳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

五月禮部右侍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錄三卷不准行

洪謨言五經四書雖經宋儒朱熹註釋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敕儒臣考訂仰取聖裁上曰五經四



書漢唐宋諸儒之誤者本朝永樂間儒臣考訂纂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校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已見紛更不准

兵科都給事中李玄暘奉使山西回上言代州等要害地乞設整飭兵備下兵部議從之

巡按遼東御史強珎劾權豎汪直總兵侯謙前巡撫陳鉞失機隱匿等罪下兵部題覆詔從輕罰俸

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遼東鎮守常朗并侯謙陳鉞欺罔旨下宥之

吳原等劾常朗侯謙陳鉞等啟釁冒功失機隱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以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

莫此爲甚。雖爲御史強珎所劾，不過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懲治。爲人臣欺罔之戒。

十三道御史許進等劾陳鉞等欺罔。旨下宥之。

進謂各官意在急於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

長樂縣崑田里平地突起小阜。

阜通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一山。廣袤五丈餘。其占女主爲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但今異幸小耳。

三日月正系  
一  
七月翰林侍講彭教卒

教江西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進侍講卒年四十二教刻厲尚氣不肯下人儕輩多忤鬱鬱成疾遂不起

權監汪直誣奏御史強珍行事乖方妄叅被虜人畜之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并差腹心千戶蕭聚同都御史王宗彞審勘誣珍械至京下錦衣衛獄

珍既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怒掌院事縱珍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至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王越亦來迓遂不容見明日即遣一腹心往同直去為督勘宗彞等阿直意誣珍遂械珍赴京直拉珍

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方發下獄

權豎汪直議征安南職方司郎中陸容上疏極言貽禍不細止之

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職方司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缺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貽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上旨索永樂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司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按程篁墩紀陸職方事稱其沮征安南之事尤偉夫汪直是時東構怨于女直北挑釁于鞑靼二方已兵連禍

結殃民辱國矣。安南之役，使直復得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民之大幸歟。

御史許進具疏直御史強珍之寃，劾汪直陳鉞之罪，留中不出。

兵部尚書余子俊題衍聖公入朝應付馬快舡從之。

衍聖公每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舡廩給。回日無馬快舡裝送，而張真人往回水陸，起上馬舡廩給。且有馬快舡從之，益其時方崇道教，而內官梁芳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及郎中陸容言于余子俊，欲優厚之于俊，慨然曰：是義舉也。即

日題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騎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舡裝送於吾道實有光云

八月謫御史強珍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吳原許進各罰俸三個月

多官廷鞫強珍事皆畏汪直霄焰無敢與辨

命僉都御史秦紘巡撫陝西

陞國子祭酒丘濬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山人博學強記無與比時士爲文以奇恠相高不可句濬主考南京鄉試會試凡恠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爲詭異之行以徼名濬因

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趨于中正其掌大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縝密過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白鉞等一百三十五名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貢欽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辛丑四川威州地震有聲

夜西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十月南京六科章玄應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各劾尚書陳鉞檢邪罪重罰輕乞明正典刑不報

科道言陳鉞存心陰險奸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近爲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不誅之何以示戒

十一月以旱災免直隸順德府所屬九縣秋糧一萬八百石有奇。草一十九萬餘束。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朝覲大典不可奏留正官。上令吏部知之。

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爲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爲之請留。前後因仍恐爲定制。諸司正官旣留則進退人才無由而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制。使朝覲漸至廢弛。明年



來朝并在任官乞嚴加考察或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爲徇情欺罔之戒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有貪暴荒怠者烏得而覈之給事中言是

十二月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大監常眷所請造辦均徭餘戶上命減其半

韶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而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文武官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

疏日益衆矣。國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國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國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國初上用儉朴。今百度多麗矣。國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國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驅矣。國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起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願將眷所請六十戶。暫與一年。以後乞停罷。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偕巡按御史錦衣衛勸覆東宮莊田。廢以管內侍所占田盡歸于民。奏上從之。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

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衛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罪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如所擬。

兵部尚書余子俊以母喪去位。

辛丑。成化十七年正月。丙子朔。

改戶部尚書陳鉞爲兵部尚書。

權監汪直主之旣抵任。賣官鬻勳。與直爲死黨。不恤公議。

虜寧伯王越率師出寧夏禦虜却之。

擒賊十人斬首百餘。

禮部奏會試舉人詩易卷多乞各增考官一員從之。

上曰科舉取士務在得人增考試官庶得諗于校閱從之。

二月以水旱霜雹等灾免山西太原等三府澤潞等五州并太原左等十二衛去年夏稅七萬二千四百石秋糧子粒四十萬一千九百石草八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束。

國子監丞祝瀾上言請天下府州縣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爲木主忤旨調雲南廣西府經歷。

上曰文廟禮制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諗以聞侍

郎周洪謨劾瀾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以僉都御史何喬新巡撫山西。

命太常寺少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兼學士王獻主考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趙寬等三百人。

以周洪謨爲禮部尚書。

以翁世資爲戶部尚書。

鎮守湖廣都督王信上撫定諸蠻事宜。下各部議行之。

信言永順保靖二長官司蠻夷。雖曰腹心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商

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餓糧已空機杼方停布縷  
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存恤  
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  
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勵衆  
職焉信本寬河衛千古以功累遷至都督廉公有威雖  
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信諭以威福亦  
解不爲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之信巡邊  
而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  
故皆稽顙曰累歲被靡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  
此我方願爲屬役尚敢反耶因請爲信肩輿以示敬  
三月以徐溥爲禮部左侍郎謝一夔爲禮部右侍郎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王華黃恂張天瑞進士及第胡玉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張應奎等二百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陶琰孫交王華俱著名

論寧夏擒斬功加威寧伯王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總五軍營署前軍都督府事提督團營

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儼奏程番知府鄧廷瓚治績異等吏部題覆以民夷方安其治宜久任以慰之

程番自成化十年新設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僚雜聚猝難撫治初吏部求其人得鄧廷瓚曰是前薦知梧州者至則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僚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

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

副都御史戴縉附權監汪直傳內旨陞右都御史

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災變修省事宜從之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廣儲蓄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溝渠築河堤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

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乞命大臣迎接職方



司郎中陸容以不宜受極論之

容謂進貢禮部事尚書陳鉞必欲覆奏以求媚上容草奏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駝乘並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貴異物等語爲據力言當却之如或憫其重譯而來加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况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鉞覽之不能奪其議恐拂上意乃咨禮部時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乃遣內官迎之

四月。敕司禮監太監懷恩會三法司審錄囚徒。

南京六科給事中周紘等十三道御史陳金等因災異劾南京禮部侍郎李本兵部侍郎馬顯工部侍郎劉俊國子監祭酒王僎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寺卿李鎔俱不職乞罷黜。上下部悉留之。

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猛虎近城傷人。且當陽春和煦之時。而寒風淒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

四川左叅政黃紱率官兵圍崇慶州西寺。捕僧得其奸惡實狀誅之。

紱一日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紱曰。汝冤氣耶。姑散。

子圖之。至州。齋沐禱夢。次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緩早起。率州官吏兵往諸司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聖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子則分其妻子。遂置之法。

五月。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奏。請嚴禁緣邊軍民有潛出境外伐木捕獸者。俱謫發烟瘴地方克軍從之。

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設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昊。吳昊其爲

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把守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方戒嚴。

陝西民饑。參政謝綬奉詔賑之。

綬在陝。築隄引流以利農夫。立橫渠祠以崇儒術。士民樹碑紀績。

六月左僉都御史李綱卒。

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寺少卿。常過蘇州。盜奪其篋。問其隸。口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歷陞僉都御史。卒于官。

直隸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脰下右側裂。生一男子。

連陝西巡撫秦紘下錦衣衛獄。詔釋之。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撫河南。

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悉擒治之。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其欺。劾親王。上震怒。逮下錦衣獄。命內官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之。嘉歎良久。

詔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

七月。汾州王貢錄奏求書籍。上以勸金書爲舍陰陽。孝順事實與之。

八月。北虜亦思馬因寇大同。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克總兵官率兵赴宣府調

度學賊。

禮部尚書周洪謨參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巳妄議曆數下  
錦衣衛治之。

正巳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  
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  
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  
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盈虧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  
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刻合  
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  
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  
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

一章十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敕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詳看以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法錦衣衛其執治之。

順天府尹杜謙奏請較定權量以給民用從之。

九月詔雲南兩廣守臣嚴備安南。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後守臣失馭乃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百僞敕車里宣慰司殺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自安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母諫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人僞爲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王姓者亡命爲僞御史爲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備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黠迹其所爲益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



三才圖會 卷之六  
恃吾有以備之。宜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誅強賊劉通等六人於市。

通直隸鎮海人。成化十五年犯罪亡命。因聚眾奪民艇往來江湖中。販鹽爲盜。剽劫殺人。南京僉都御史白昂奉命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亦饑困。遂與其黨束身自歸。於是昂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等二十一人送京師。法司議通當凌遲處死。餘悉當斬。詔通等聚眾劫殺拒敵官軍。本當依律。但既投首。俱減等。通斬首西。而五人皆絞。餘擬罪有差。

十月廣東左布政彭韶薦舉人陳獻章學于朝。下部知之。

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請祠宋儒胡瑗下禮部知之。

瓚言胡瑗揚州如皋縣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黼湖當時取其學規行於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佑衆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於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凡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如瑗者獨在所遺乞下禮官考瑗功行或陞從祀或專建祠。

嚴遼東馬市之禁。

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朵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求市至是鉞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

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益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爲市。令參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無激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巡撫河南都御史秦紘密疏。權豎汪直多帶旗校。擾民。上釋之。

紘旣抵河南。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爲屈。汪亦知重之。不爲較。紘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其廉能。上以紘疏示汪。汪叩拜伏罪。稱其賢不置。

十一月。御史許進具疏鎮守湖廣總兵李震寃狀。上是其議。卽日誅道士於市。

道士以黃白術干震。不遂。怨之。誣首李不軌事於直。謂李回南京。舡泊洞庭湖數日。招夷軍爲亂。直奏逮李氏百口至。諷錦衣衛鍛鍊成獄。上疑有寃。命都察院勘問。皆畏勢不敢二詞。進審知無實。卽自具寃狀以聞。

上是其議。謂如此類寃枉者甚多。禁校尉不許再訪。緝卽日誅道士于市。李氏百口獲全。直怒。進日令邏卒偵于門。無隙可指。後竟以章疏字訛奏。進被杖于午門。幾殆。

貴州程蕃知府鄧廷瓚奏本府學校士人子弟在學者乞

歲貢一人。上嘉納之。

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旣建置生徒。比之內地。但科舉之業。未可猝成。宜歲貢生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改河南巡撫秦紘撫宣府。

時虜患方劇。日夕講求邊務。謂禦虜莫如自治。乃謹斥堠。明烽火。蓄威養銳以待之。邊境恃以無虞。

開設廣西府田州府儒學。

十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吳誠薦提督太和山湖廣右叅議韓文。改理司事。從之。

文以直言爲尹旻所忌。久不叙。會九溪酋長白嘴鼻與

鄰境爭地相攻，撫按屬文往視其爭，遂息。歷七年，以右轉左聞者駭然。

命威寧伯鎮守大同，仍與太監汪直提督各邊軍馬防守虜寇。

初，越等在宣府乞班師，兵部陳鉞如其所請。會巡撫宣府秦紘奏虜數出沒，故有是命。

戶部尚書翁世資懇疏求去，加太子少保致仕。

福建按察司僉事章懋考績至部，懇求謝事。吏部尚書尹旻特爲具奏從之。

壬寅，成化十八年正月，庚午朔。

命南京耀常平倉糧。

時歲饑米貴南京戶部請減價糶以濟民候秋成平糶還倉。

二月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白昂奏敕沿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應援并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爲定式。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奏交趾不可輕用兵從之。交趾侵老撾連歲戰爭衆疑其謀入寇。敕詢英處之之宜。英奏曰交趾蕞爾之國不過與老撾爭地爾遣使諭之彼當悔悟不可輕用兵。上用其言。交人感愧。上表謝罪且貢方物。

三月敕蘇松淮揚等處巡撫都御史賑濟饑民。

覆罷西廠

時汪直在大同科道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  
內閣萬安亦謂宜罷劉珝不從萬安乃上疏謂官民人  
等衆口一辭皆稱革去西廠爲便。上乃罷西廠中外  
忻然珝有慚色。

右軍都督馬儀奏兵部尚書陳鉞欺罔害人實狀。令鉞  
致仕儀聞住鉞子澍調永平衛帶俸差操。

儀言陳鉞巡撫遼東時姦貪欺罔倚法弄權尅取官銀  
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勘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  
激變夷情鉞輒報於汪直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  
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澍冒受錦衣衛  
千戶恃勢爲非。上免其勘問止從輕罷之。



南京國子監祭酒王傑以九年考滿陞南京吏部左侍郎。時吏弊滋甚。每差撥則呼爭於庭。乃按舊式參以時宜。著爲定規。羣吏懾服。

四月。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從之。

禮部循例以聞。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饌。俾知中國禮儀。永遵王化。

東南大水。士民咸乞巡撫。王恕奏蠲歲額。恕時議國計不可飲。設法通融。措處省各郡數十萬。

舊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

免欠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恕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

賜晉王書戒飭永和王儀賓劉欽違例奏擾。

勅王今欽奏要將已故滕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救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卽拘欽到府責以前失。令其安分守己。自有樂地。何以爲此。矯激虛語。顯書以達王其防範之。

江西有大獄連引千餘人。命刑部左侍郎張瑩會巡按三司勘之。

五月己巳朔日食。

巡撫山西都御史何喬新奉敕清理刑獄。

喬新辯沉寃察隱慝咸當人心律重情輕者具以聞多  
得末減。

以兵部左侍郎張鵬爲兵部尚書。

故刑部右侍郎林鷄子德乞爲國子監生不允。

上諭禮部曰蔭叙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  
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  
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  
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槩濫擢。

六月四川右布政使黃紱奏乞閉建昌銀鑛許之。

兵部尚書張鵬奏敕廷臣各覈實將官具名以聞否則有

罰從之。

故事主將偏裨缺人必集廷臣各舉所知以待兵部請而用之年久寢廢或舉亦未盡公故鵬有此奏。

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禱。

命中官會巡撫河南都御史孫洪按歸德州黃河退地千頃據僉事高銓抗論當還民從之。

黃河退地爲親藩所據州守以負租被訟朝命按之銓謂負租宜當其守違制罪地則還民爲業中官怒出惡語脅之執不變後親藩亦不以河退地請其官長私託于長史欲分其半與之銓執以爲當還民民竟賴之八月兵部尚書張鵬等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

鏡等物。徵車輛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致煩費。上是之。  
改威寧伯王越鎮守延綏。

司禮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國子監生湯榮軍舍孫智前往常州府。要截江網古書一部。盧岐僧院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蹟書畫。尋來進用。

南京刑部左侍郎張瑄。以九年考滿。陞本部尚書。

瑄在部執法。如南京御史何舜賓等。坐犯贓罪。徽州富民許通叟。強奪人田。當道爲之請囑。不聽。咸正以法。

閏八月。命僉都御史王濬撫治鄖襄。

詔兵部自後。凡軍官有濫設者。悉退出差操。

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上  
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益寓兵于農之意  
也。地有定額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  
于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  
操之苦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林聰卒于官諡莊敏。

聰在景泰中以直諫名後附汪直誣馬文升不免浮沉  
之議云。

按崔銑曰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廢儲而立其子令  
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閻  
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以聰爲太子司

直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爲忠。蓋聰後尊顯。諛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勸心于狀。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歿于獄。章綸。廖莊。晚雖貴。咸黷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丞治鉤于滇。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九月。滿都魯可汗歿。亦思馬因立把禿猛。可爲可汗。庚戌。金星晝見于申。

浙江邊海軍士缺。月糧。人心洶洶。左布政劉璋徑支巡撫王恕積貯餘糧銀二萬五千兩給之。

軍士欲棄伍。赴省陳告。璋聞之。曰。此輩一行動。以千百

計而無有統領之者。恐貽患地方。亟遣人告之曰。錢米區畫已定。早時卽支給矣。敢有擅離部伍者。罪不輕貸。時巡撫都御史王恕積貯各處餘糧。價銀計數萬兩。璋徑支二萬五千兩。散折軍士月糧。然後移文巡撫。請受擅支之罪。恕知其無他。不之罪也。

遣少監孫端齋。敕諭晉王。

敕示王。茲巡撫奏慶成王府奇澗抗拒父命。打灰平人。姦占樂婦。王卽拘慶成并奇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做不奏之過。數奇澗以前項罪惡。降奇澗爲庶人。

十月。詹事彭華爲其鄉人所託。詔宥其罪。停俸半年。



浙江左布政劉璋奏諸郡歲輸戶口食鹽鈔乞令照依時價輸米或以克軍儲上允之

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士鉉以乏人灑掃援孟氏例奏請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禮部尚書周洪謨奏烏思藏等處各給符備填貢使物數仍識以印至關驗放詔從之

洪謨言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諸番皆冒以圖利此特無印符無驗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以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于上仍識以舊賜金印

至關。驗以防詐僞。詔從其議。其費始省。

遼東守臣以擒虜幼男女來獻者。悉分給中貴。兵部尚書張鵬懼將士貪殘。以啟邊釁。奏禁止之。

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

陞吏部尚書萬安爲太子太傅。華益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劉珣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劉吉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詹事彭華。少詹事王獻侍講。學士楊守陳侍讀。倪岳各陞秩有差。

杖監察御史于壁。劉規于朝。

時一男子行東闕門。號呼。壁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以御史但當糾奏。令守衛官軍拘執。御史何爲輕率。自

執姑宥其罪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克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御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克軍。宣德十年詔令止終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阮勤之言已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從之。

癸卯成化十九年正月甲午朔。

詔定給湖廣太嶽太和山香蠟。

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于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禮部尚書周洪謨奏乞改造璿璣玉衡以備占候從之。  
洪謨言書載璿璣玉衡蔡傳不得其制乞改造既成有  
半酒寶鈔之賜其手製圖以木代之規制工巧識者服  
其精。

二月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叅政。

初郎中考滿三載當國者以太僕處之大夏知其故私  
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官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  
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  
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  
一出非知府則叅議官階崇重何爲而不可但恐人負  
官耳吏部不能奪抵福建奉 敕巡海海道兵久弛而

倉儲侵干勢要卒難就理大夏曰在得人耳謀于鎮巡  
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寨兵造戰哨各若  
千艘緩急異用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而親督  
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

命浙江蕭山縣祀南京吏部尚書魏驥于德惠祠。

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修築海隄田  
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  
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三月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戴縉爲南京工部尚書。

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章綸卒贈禮部尚書諡恭毅。

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然爲世

所傳誦云。

復前兵部尚書項忠致仕。

時陷忠如汪直陳鉞次第皆敗。上察忠枉復其官。

四月陝西巡撫阮勤奏請修治周公諸葛亮范仲淹呂大  
中大臨大鈞祠并賜祭。上命周公廟春秋二祭亮等俱  
歲一祀。

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沔縣有漢諸  
葛亮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大中大臨  
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修治并賜祭。上曰朕考祭法  
凡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  
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夏皆有功當時

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修。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修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祀。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詔戶部行南京戶部給發支鹽引目。

南京各衙門差吏赴兩淮運司關支戶口食鹽。該吏通同勢豪影射貨賣爲奸利。各違限年久。屢催不報。自成化十七年。南京戶部尚書黃鎬詳奏積弊。至十八年。奉命行南京戶部編造勘合底簿。行各運司等衙門收掌。給與商人支鹽。敢有新舊那移者。官吏俱坐以枉法贓罪。

五月鎮守大同太監汪直奏小王子欲入寇乞將舊所統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兵部尚書張鵬覆止之。

直馳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韃靼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住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敕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各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



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山西連旱民饑米價騰踊巡撫都御史何喬新發倉粟三十萬石減價糶之

民賴全活不可數計

六月調權豎汪直于南京御馬監

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僨事上降敕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

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困卧公館，孤燈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其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久旱漕河淤涸，命戶部左侍郎潘榮督治。濬通運舟。七月起前兵部尚書服闋，余子俊爲戶部尚書。

命御史司馬堃提督南京學校。

八月應天府尹魯崇志卒。

崇志浙江天台縣人，故僉都御史穆之子。平生少嗜好，於人不苟合，安分自守，不附勢以干進云。

中官阿丑惡權，監汪直恣惡害人，以詼諧諷諫。上悟之。

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榮顯，忤之者卽遭禍譴。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罵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夫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

御史徐鏞等劾汪直等欺罔弄權。上命三法司會多官

參擬覆奏。

鏞等言汪直與王越陳鉞戴縉吳綬等結爲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剿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卽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爲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暗地撥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啟釁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達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

肝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納其言。下法司議之。

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部尚書陳鉞。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都指揮使吳綬。都革職爲民。工部侍郎張頤致仕。僉都御史王宗彞降四川左叅議。

初越縉等諂附汪直。內外交結。朋比爲姦。勢傾中外。翰林都御史科道布按等官。江朝宗。牟俸。王崇之。趙良。張善。吉方。賓沃。類馬。文升。強珍。張銳。王齊等。皆罹其害。至是公論快之。宗彞以萬安曲庇。故獲降用。

命太監懷恩戶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不許私役  
隱占。

兵部尚書張鵬奏將領私役之弊故命核之。

調廣東左布政彭韶于貴州。

韶在廣東持正不假借中官如鎮守顧恒監舶常眷擾  
民皆疏論之銜甚至是太監梁芳弟錦衣千戶某在鄉  
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復上疏言狀忤旨  
調貴州布政司濱行之日廣之父老涕泣河下如去慈  
親追送數里外者又若干人巡撫朱英贈詩有獨有半  
城臨發處西風臨轍鳥聲酸之句蒞貴藩竟九閱月因  
俗爲之設施貴人安之亦如廣東。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贊等一百三十五人。  
主考學士倪岳侍讀董越。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儲懽等一百三十五人。  
主考左諭德張昇。

九月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王朝遠累章乞休准致仕。  
朝遠在鎮常輕騎巡邊考卒精壯者千餘補各屯增修  
屯堡擇廉吏主市平其物價彼此獲利夷人大悅。

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予告。

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廣東都御史朱英等薦其學行  
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言獻章乃聽選舉  
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授職獻章奏言臣以

舊疾未平。未能就職。母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上特授以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芳言于上。乃得授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益列架開道。無復故態。楊惟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陞湖廣左布政。鄭時爲右都御史。巡撫陝西。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等奏太監汪直偏信陳鉞等誣陷侍郎馬文升。學士江朝宗給事張良張善吉御史王崇之。強珍沃頰張銳陳遵毅主事方賓按察司副使王齊乞復。



各官原職召還忤旨各停俸半年。

裕等奏汪直偏信兵部尚書陳鉞及錦衣衛指揮吳綬之言報復私讐擯斥良善誣都御史牟俸謫死且累翰林學士江朝宗遠調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王崇之強珍俱奏鉞遼東冒功致忤直意謫戍調官給事中張良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類張銳陳遵毅按察司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校被殺文致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官原職召還上以事已處分裕等煩擾各停俸半年。

十月革錦衣衛帶俸都指揮王時爲民隨居安陸時前威寧伯越次子。

以張鑿爲刑部尚書。

太監李榮傳旨陞僧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爲右善世。以李裕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鉞事敗。白文升之寃始復其官。致仕。至是命撫遼。凡三徃。東人思之。

禮部奏通行天下王府。今後乳婦止于本府所隸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時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婦甚爲害。故奏請通行。

以廣東右布政陳選爲左布政。

詔責京恒王見湏戴民巾讀書改過家奴安童依律斬之  
見湏與安童淫戲數同王卧起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  
妃不果事覺命勘實擬罪奏至上謂見湏狎近頑童  
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敕切責

南畿巡撫王恕疏劾中官王敬段英千戶王臣等損國害  
民重罪乞明正法典。詔差官校械三人下錦衣衛獄王  
敬段英克淨軍王臣伏誅。

初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必易  
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屢爲主人惡刑所加  
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銜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  
獨周惟善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自相

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棄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否則不能其術益與王弼略相似不知其殺幾人也後往北京攀內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以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幾致激變惟江陰諸大家以舊憾最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鑄銀爲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南書畫玩器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盡二人者本無所識所在奉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書數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云不中實欲得賂諸生無所出因致罰于校官

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檐至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焰少熄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爲諸生甚危恕知而大喜疏奏近見內官監太監王敬齋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藥餌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其王敬動以朝廷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梅冰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府索銀二千兩

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舡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幾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舻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又言昔唐太宗遣使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肩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頌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傷和氣而召災沴。上乃詔

械敬三人論罪斬臣于市。中外稱快而太監懷恩竭力扶持之。

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軍治私宅。因中官阿丑諷上。卽撤工。賄東廠太監尚銘。免罪。

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益宅子。由是憲廟密遣太監尚銘察之。保國卽撤工。賂尚銘得止。

吏科都給事中王端等言。三載黜陟。乞諭吏部榜示。各凡揭帖報失實者。連坐下部行之。

端言。合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

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巡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傾陷。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雲南巡撫都御史吳誠卒于官。命撫諭木邦都御史程



宗代之。

初木邦會長罕宐法孟養思六與孟密曩罕弄母子累歲相讎殺雲南守臣奏乞調兵討之朝議以爲不便宜遣都御史程宗往諭乃卽其家賜以璽書而行奉敕旨諭之折其辯說及見曩罕弄復責其擅相攻擊之罪皆頓首服乃具奏始設孟密安撫司以材寨歸木邦不相統攝西南遂無事朝廷嘉之轉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級仍巡撫雲南贊理軍務。

十二月贈故禮科給事中林榮爲都給事中行人黃乾亨爲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

榮克正使乾亨克副使往滿刺加國封王航海遇風溺

成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蔭子。其官  
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陞修撰謝遷爲右諭德。

吏科給事中王端等御史張稷等各言內降恩典大濫乞  
一槩革除。并明正其罪。上以自有處分諭之。

端等言爵賞天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  
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

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  
廝養賤夫市井童穉。皆得以夤緣而進。名器之濫。一  
于此伏覩。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  
黜罷。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

史冊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略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字而濫授文職。有不操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奏入。上曰。端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改南京刑部侍郎。盛顯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己丑朔。星變。敕諭羣臣同加修省。指陳時政利病。

朝覲官羣趨中官尚銘門進賀儀。湖廣按察司張悅獨不

往銘銜之。

尚銘在東廠刺事。多被其誣累。故入覲。官畏之。銘日伺  
悅動靜。終不能媒孽其失。

廣平知府秦民悅。以九年考滿。民立生祠。求大學士劉珣  
紀政績祀之。

民悅於成化十年抵任。剛毅開敏。多直氣。能卓然自立。  
政出公平。而百廢修舉。士民宜之。如檢勘荒田馬地共  
三十餘頃。辯冤獄活一十九人。招流亡進六千戶。皆焯  
在耳目。

以陝西提學副使戴珊爲浙江按察使。

珊督陝學政。如南畿。又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德敘

風行在陝久待諸士如家人父子諸士亦愛慕不忘傳誦至今。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萬祺卒。

祺江西南昌人少爲縣學吏以善星命擢鴻臚序班陞吏部主事天順初贊南城舉事陞郎中曹欽作亂以援大學士李賢於難薦陞太常卿成化壬辰陞禮部左侍郎丁母憂起復爲言官所論改工部丙申陞尚書管易州廠柴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葬祭祺起自胥吏居六卿之列且加宮保之任大駭物論一時大臣不能救正科道亦噤不一言人心殊爲不平但祺爲人謙約故得保全云。

械司禮監尚銘杖一百押發南京克淨軍。

銘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掌東廠事害人至是籍其家得金銀寶貝皆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南京十三道御史孫需等劾妖僧繼曉以左道蠱聖心請正典刑逮繫廷杖尋釋之。

吏科給事中王端等奏劾太監李榮蕭敬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乞絕其黨。上以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諭之。

端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爲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嘗黨

汪直引蔽邊情以致胡虜人寇。故使湖廣所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青入。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生民之幸也。

錦衣衛軍餘貴鐸訴太監尚銘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詔勿問。

鐸言銘用刑訊鞫備極慘毒。索取賂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他奇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與其黨對辨。詔宗源已免死。發遣銘。贓已入官。連坐者置。

勿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輩市青紅石飾爲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親幸者以進互相估直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屋舍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

二月虜亦思馬因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大軍務兼督糧餉同保國公朱永率師禦之。

虜擁衆入寇報威寧海子之仇守將失利故命子俊禦之。

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於灰溝。

北虜犯邊何喬新設伏兵于灰溝營虜至不覺伏起戰敗之斬獲甚衆以功加陞左副都御史。



命戶科給事中李孟賜使占城。

初占城爲安南所侵其王爲安南所害朝廷遣使封王之弟齊亞麻勿菴未至而勿菴歿其臣提婆苔者攘所封印故復遣孟賜封王之次弟古來比行孟賜上言占城險僻安南之構兵未靖而提婆苔又嘗竊據萬一不順損中國威宜縱其來使傳命古來仍勅安南悔過上悉從之乙巳遙擢本科都給事中留廣中數年卒致古來厓州而定其封。

命詹事府彭華左庶子劉健主考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儲瓘等三百名。

以右副都御史侶鍾巡撫保定等處。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李旻白鉞王敕進士及第儲  
瓘等九十四名進士出身吳叙等二百三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邵寶喬宇儲瓘王雲鳳蔡清俱著名。

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養體  
驗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有居業錄敬齊集。

甲辰江西新建豐城高安大風雨雷雹壞民舍民多壓死  
整飭邊備余子俊請宣大削山築牆建墩挑塹下詔議之  
四月陝西大饑巡撫都御史鄭時奏請發襄陽糧及內帑  
銀各數萬賑濟從之。

陝民採桑榆而食或父子兄弟相噬時檄布政司等官

分守城四門給饑民食無敢侵漁者流民安堵病者咸起時每朔望必至文廟行香升明倫堂令諸生講書遲久撤案人問其故時曰方今人情洶洶皆欲爲亂在諸生既有賑又做省以遵王之義異言不作何由起亂人心果定而民戴之如父母上特置書獎勞及符移六道周諏民隱興堰浹以佐耕如疏決平涼利民渠功大費省民多感之

陞河南南陽知府雍泰四川成都知府毛松齡爲山西副使陝西慶陽府同知李萼鄜州知州周寧爲山西僉事

時余子俊奏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繁劇乞各增設官二員督理糧草禁革奸弊因舉泰等可任用故

有是命。

起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

外戚宦官庄田多占民間地土。繼宗奪而還之。權貴歛迹。

改南京兵部尚書陳俊于南吏部。

命江西貴溪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

五月。改江南巡撫王恕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

上以大同失機。逮總兵都督許寧。巡撫都御史郭鏗。鎮守內官蔡新下獄。

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鏜新于午門前問狀。錦衣衛卽遣人報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鏜降四川射洪縣知縣。

進大同總兵周璽爲都督僉事。覓總兵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逼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值賊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勵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於是衆爭奮死戰。銳弩齊發。呼聲震天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振。

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稱職。

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書集註進呈。命毀之。仍遞回有司治罪。

詔違例爲人淨身李安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遼東鐵嶺衛充軍。田政等四人減死。發遵化厥炒鐵三年。其子俱發本縣嚴督戶長收管。

山東黃縣民李安逃居京師。大興縣陳畱村村民田政等四人各有子年十歲。皆倩安闖以求進。其欲自求進者。安輒爲闖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當置之法。因據近例自闖者。本身處死。全家充軍。以其獄上請。

六月。右春坊贊善陳濟卒。

濟常州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遊鄉先生謝應芳之門既長貫穿經史百家永樂間以布衣召修大典書成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于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畿內及陝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侍郎徐溥代祀嶽鎮河瀆諸神

南京兵部右侍郎萬翼以父安爲大學士乞改北部許之以戶部左侍郎潘榮爲南京戶部尚書

調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裕於南京都察院

都察院自戴縉阿附汪直入掌院事士論不齒故各道

橫恣風紀蕩然。裕慨欲正之。嚴束各道。甚或朴戒之。由是臺中肅然。亦緣是得謗。

七月。兵部奏令遼東守臣論泰寧等衛夷人循舊例從永平喜峰口入貢從之。

泰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兵部奏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之喜峰口。無自開原入者。況今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

陞貴州左布政彭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等處。韶繼王恕後鎮之以靜。吏自不敢犯科。而民益樂其愷悌。



召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爲刑部左侍郎

陞浙江左布政劉璋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將行浙民不忍舍畱靴以識去思

召宣府巡撫僉都御史秦紘佐理院事

八月總督宣大軍務余子俊奏請命工部製戰車從之

子俊奏自古出師多用戰車今奉命督軍邊境大同宣

府地方多平曠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用

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馭行則縱以爲陣止

則橫以爲營兩車之間空缺處以鹿角榨補之乞勅工

部量運生熟銅至大同造車一千宣府五百以備戰守

上從其議命速爲之子俊爲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窒

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於廢。至嘉靖中，建議者紛紛，堆積房庫，徒費錢糧。

吏部考功主事儲瓘，以父老懇求改南京吏部，便養從之。授直隸蕪湖縣老人張禮爲繁昌縣，荻港巡檢。

禮先後捕獲鹽徒強盜二百餘人，應得九品散官。操江都御史白昂奏請實授官，以示激勸從之。

九月己酉朔，日食。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葉洪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倉銀數萬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洪糧糧應用，俟豐年徐議還官。

十月刑部員外郎林俊劾權監梁芳引用妖僧繼曉，以左

道惑。上建永昌寺，傾竭府庫，毒害生靈，請誅二人以謝天下。命下俊錦衣衛獄杖三十。

時妖僧繼曉挾近幸梁芳以秘書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兩營建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極論繼曉本一儉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啻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誤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無所忌憚，惑亂聖聽。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益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軍

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一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私。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擾害。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益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陛下逼脅屈從。是畏天下議已以。陛下專醜聲耳。言甚激烈。上怒不可測。俊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于闕下。尋加刑。俊對愈厲。後府經歷張黻上疏救林俊。併下錦衣衛獄。

黻言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萬狀。凡有世道之

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爲諱。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日張。讜論無隱。詔責黻回護。并逮于獄。令杖三十。

太監懷恩哭諫。救林俊等。觸上怒。用御硯擲之。徑歸卧于家。不復起視事。

林俊二人事且不測。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之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之心。將失天下之心。奈何。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訟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用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

凡恩脫帽辭於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陛下上

乃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詣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歸卧于家曰中風疾不能視事上命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

詔降林俊雲南姚州判官調張黻雲南師宗州知州

時欲建寺西市逼買民居數十家工役甚鉅勢方熾無敢言者內閣三人萬安邪媚劉珥狂躁劉吉陰刻值昭德恣橫好奇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諍救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謔俊等二人上此章直聲震海內

陸翰林修撰吳寬爲右諭德

東廠大監陳準自縊死。

東廠自尚銘弄權害人中外切齒。準直隸順德人爲人平恕清儉及銘敗代掌廠事令軍校曰大逾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屢日整衣冠閉門自縊歿士論惜之。

山西陝西等饑荒大學士萬安上言令生員納粟入監考滿官員納粟免赴部給由預備賑濟從之。

安言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四品納粟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品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須知功績牌冊并通關

差人繳部。安輩謀國如此。世事可知。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乞復林俊張黻官以勵忠直。停建寺以理兵荒。不報。

恕言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鞏固。天命



可永保矣。疏入，留中。先是，太監懷恩諷兵部尚書余子俊救子俊，謝不敢。至是，恕上疏，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陞陝西左布政使，能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內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

凡加大臣保傅，皆賜勅授之。旻出傳奉，又與杜昌文同受命，則旻之素行交結內宦可知。

妖僧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母終，仍出供職。

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不容于公論，故爲陳乞，被恩以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萬全右衛百戶常瑛伏誅。

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忠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資。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常瑛曩罪當死。朕已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宜。下戶部議行之。

倫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

安瓜州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  
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  
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  
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  
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  
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  
奉勅督運俱從之。

總漕副都御史劉璋運糧一十七萬以賑河南饑荒。  
時河南數州饑饉戶部主事張倫上言宋之漕運皆由  
黃河以達汴今倣此法運漕河之米往賑之有旨命  
倫督運十萬石璋督運七萬石倫益不知宋之漕運江

不入淮淮不入汴以黃河之險非江淮之舟所能濟也  
璋乃造巨艘而高大其帆檣募習黃河知水者操之  
封罕慎爲忠順王入哈密

自成化十四年速擅阿力王歿其子爲速擅阿黑麻至  
是守臣謂其國已易主請乘間封王遣之國乃選畏兀  
兒種都督罕慎者係王母外甥遂封爲忠順王遣送入  
哈密守臣及諸與事者皆賞賜金段有差未幾阿黑麻  
怒曰罕慎賤族也安能爲王

十二月陞湖廣按察使張悅爲都察院僉都御史  
自悅入覲不見東廠尚銘及銘敗而其名益彰

署戶部事侍郎李衍奏山東河南北直隸連旱當輸邊粟

者請輸銀太倉以太倉之粟轉於邊從之。

衍言山東等處連旱穀無所出州縣當輸邊者數橐銀就糴以輸米踊貴斗至數百錢然亦無甌石賣者而官吏催督道路旁午勢甚張皇宜從便宜濟之。

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

時山西陝西饑諭江浙等處願爲僧道者輸粟賑濟給以度牒。

大學士萬安等疏請敕工部重臣修築挑水堤岍疏濬汶泗諸泉。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郎李濬往董其事。

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

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堤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隄岍汶泗洸河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請敕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修築疏濬。

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以方術託太監高英轉聞於上。特陞兵科都給事中。

善吉四川涪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爲兵科給事中。調外任。久不遷。遂忘耻干進。爲科目之玷。

命有司歲祭巡撫廣東故僉都御史楊信民。

信民浙江新昌人。由工科給事中擢廣東左叅議以註誤去。既而黃蕭養作亂起陞都御史巡撫其地。招徠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請於朝。爲之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盧從愿等爲之請。上特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甲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求直言。

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

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雲南姚州判官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郎師宗州知州張黻爲南京左府經歷。

梁芳等以星變謂俊黻禍由已作恐言者及之遽乞內降復其官。

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妖僧繼曉奸人李孜省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不報。

初江西人李孜省嘗爲吏以賍敗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克軍孜省逃至京夤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寺丞守隨回朝劾孜省等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



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郎兼通政受密

命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僧繼曉者湖廣人始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夤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美珠十餘金寶不可勝紀。

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勸上正心修身斥絕方士釋老不報。

進士敖毓元上言四事勸上慎選大臣臺諫去佛老惜名器不報。

戶部主事周軫上言八事勸上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不報。

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由闕監干政妖僧蠱惑援庇愼壬竄逐忠良所致尚書王恕不宜置之南京不報

內旨謫張吉雲南景東府通判丁璣貴州普安州判官除敖毓元雲南臨西縣丞

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八姓名于屏吏部皆不敢陞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尚書尹旻余子俊周洪謨張鵬張鑿劉拓右都朱英掌通政事尚書張文質大理卿田景賜以星變各條陳政事上下該司知之

吏科都給事中李俊等言近倖干政大臣不職并斥方士道釋如鄧常恩李孜省繼曉董乞通行革去上批梁芳

常與陳善姑已之殷謙等令各修省。鄧常恩繼曉輩爲民  
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干紀。大臣不職。天  
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大  
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  
總鎮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常興。陳善  
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  
登。田景賜。張瑄。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爲。或清論未愜  
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李孜省。輩。尤  
中外所切齒。

浙江道御史汪奎等上言。乞罪賊等。治梁芳之罪。斬繼曉  
以謝天下。并去傳陞冗濫。勅曰。誤事官姑不究。繼曉

齋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繳來。

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五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侄也有何勲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

以星變赦天下。

詔出傳奉官御馬監太監張敏請於上。凡馬坊傳奉不  
動。

敏袖疏來謁跪于庭。太監懷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  
禮。問何爲。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  
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爲。今甫欲  
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座曰。吾不  
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  
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此言。不敢吐氣。居家中氣而死。  
兵部尚書張鵬等應詔議鎮守。畏中官勢。奏令各處添設  
鎮守等官。俱地方有事。詔存留不動。

鵬等奏。邇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量減。五府

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部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俱下本部覆議。查自天順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等官應否去留。伏乞 聖裁。詔鵬等既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君子謂鵬直言疏石亨輩。至掌兵部不能持正。惜之。

二月北虜小王子大入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爲總兵。戶部尚書余子俊提督軍務。率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

班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  
出臨邊大耀兵而還

詔總督倉場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俟子俊還日各仍舊  
敕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視紫荆居庸二關

時虜殺將畿內驚駭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銳  
礮器械爲戰守備嘗獲虜謀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  
老弱又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潛遁不果用

巡撫宣府都御史李岳請暫止修墻工詔余子俊至彼  
酌量處之

岳奏連歲兵荒軍民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修  
邊爲事未免動衆妨農乞暫停止待豐年事下兵部尚

書張鵬等以爲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言請敕吏部查因言事降黜者悉令復職并行巡城御史不許巧技邪術之徒潛住京師詔所司知之。

德王請業南旺湖不許。

內府十窖俱罄懸。上指太監梁芳常興等以竭帑藏責之。

初內帑之積凡十窖窖凡若干萬益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南內聞之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卽往視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常興等作奇技淫



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俱罄懸久之。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而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爲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後世齊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汝計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寢食俱廢。一時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于無窮。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爲然。一言于昭德。昭德勸易儲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上間召懷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

人殺恩也。伏地哭泣不起。上不憚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不對。劉吉亦默然。上又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死。

三月泰安州泰山屢震

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宮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卽上帝，東宮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始詔爲東

宮選妃不易太子矣。

禮部議覆南京吏部等衙門應詔陳言事宜從之。

內一事欲將各處納米監生分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途各處提學收入該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

四月改總漕都御史劉璋撫治鄭陽。

時流民嘯聚廷議恐其滋蔓敕璋往撫治之。

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儒學。

詔禁浙江溫台處三府并金華府江西等處溺女者鄰里具首發戍邊方。

溫州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子。

慮日後婚嫁之費。徃徃溺歿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  
爲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紹。  
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宜悉曉諭。如璟言。  
上曰。人民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費。戕恩賊義。  
俗之移人。一至于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  
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歿者。着鄰里  
首發。

命都督同知王信提督漕運。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乞休。准致仕。敕馳驛以還。有司月  
給米二石。歲給人夫四名。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賑濟山西饑民。

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五。命喬新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喬新乃請於朝。發內帑。并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民及僧道士得粟數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爲塚葬之。又僦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餘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

命戶部左侍郎李衍總督陝西三邊軍儲兼賑濟饑民。時關陝不雨三月矣。齋心默禱。所至天輒雨。又引渭水爲渠。經行百餘里。以利民居。是歲大稔。賴以全活者甚衆。比還。朝復具圖以進。上喜。出寶鈔四千貫賜之。五月。降順天府巡撫僉都御史楊繼宗爲雲南按察司副使。

繼宗在順天得罪外戚宦官。久銜之。及順天管河治中陳翼以繼宗屢拒參見不加禮遇。訐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庠擅停夫役。有妨濟河。皆當究治。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覆奏。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除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問。

江西南贛盜起。陞廣東按察使閔珪爲僉都御史。撫治。

內旨改大理寺卿彭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

韶撫蘓松。召爲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從中改之。

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陳選具奏災傷。未報。便宜發粟賑。

之

廣東市舶司太監蕭眷奏乞均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布政陳選奏近詔例免。上諭戶部從之。

番人馬力麻留貨海上。詭稱蘓門答刺國貢使。太監蕭眷利其珍奇許焉。布政陳選發其僞逐之。

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令防秋畢日還京。

六月。戶部尚書致仕楊鼎卒。諡莊敏。

鼎陝西咸寧人。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歷陞戶部尚書。延綏用兵。議欲預徵邊餉。鼎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可達。延綏者尚。在。請身督之。竟沮于議。不果。居數年。乞致仕。至是卒。諡。

莊敏鼎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學規整肅，獨請就之。竟爲祭酒。陳敬宗所知。在翰林。迥然自異。及遷戶部，亦執法不羣。惟不寢，開鑛一節有可疵云。

陞福建左布政李嗣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湖廣左布政黃紱因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不忍派民以庫積餘銀克之。

紱在湖廣，值勢豪馬快舡逼銀萬兩。又荆王奏徙墳塚，悉革不從。地方賴之。

七月，廣東左布政陳選奏止進貢後視。禮部覆奏從之。番人撒馬兒罕使進後視。選奏國體所關甚非細故。止之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爲阻抑。



怨益深。

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請以修邊牆責成邊臣。上從之。

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卽以曩在延綏曾修邊牆事宜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略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定地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告成工視昔延綏修邊之費雖多實一勞永逸之功也。上然之卽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閱實付任于科

道計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益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誼然不平。蓋有自云。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朱英卒于官。

英在院會星變首陳八事。多人所不敢言者。上皆納用。及有疾。侍郎何喬新適奉勅賑饑晉陽。聞其遣使奏事。卽召使至寢室。手書勉何。大略謂民饑盜起。可憂賢者所當努力。無一語及私。時病已亟。字半不成。三日卒。君子謂其忠愛之心斃而後已云。

八月己卯朔日食。

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請修宣大邊牆墩臺。計糧豆銀鹽數目下戶部議之。

子俊奏計糧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敢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之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卽補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之。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於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摘撥。鹽于順聖煎辦給用。從之。

韓王偕濤奏羣牧所千戶朱全。一百二歲致仕。父信一百八歲而終。詔賜米十石。絹二疋。

上曰。老壽之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以牟酒。進全階爲宣武將軍。

九月。陞右副都御史屠滂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遣錦衣衛官校逮及前兵部尚書革職爲民陳鉞。下錦衣衛獄。仍放爲民。

鉞旣罷家居。寡嫂孤侄苦其凌轢。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卽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璫。燻諸異器。所俘之姝俱追解。赴京下錦衣獄。鎮撫司鞫問。人皆爲之危。鉞乃泔泔然對於衆曰。金銀實有之。但當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衆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膽戰心寒。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

大學士劉珝致仕。

珝與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皆北人爲一黨萬安與學士彭華爲一黨互相傾詆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角門劉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乃御筆也啟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畱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卽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日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珝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珝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

調閔珪爲廣西按察使。

珪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捕坐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京官由是多不悅會妖人李孜省得幸因言珪不勝任左遷。

改郎襄撫治都御史劉璋巡撫四川。

四川乏糧儲時有例許農民入粟補克璋命有司聽其納銀且減其數旬日間得銀數萬兩而至者亦多隨給以平糴歲足軍需仍餘米八萬餘石。

內旨降戶部侍郎秦紘爲廣東左叅政。

十一月陞廣東按察司副使陶魯爲湖廣按察使。

魯以父蔭授縣丞屢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

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奉 敕兼管嶺西道  
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巡撫山東副都御史盛顯致仕。

廣東左布政陳選奏太監常眷不法事。下都察院知之。

選奏番禺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交結太監常眷出  
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  
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知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  
史宋旻勘報。旻畏眷不敢詰問。姑緩之。

十二月。敕加太子太保劉吉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詹事彭華爲吏部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辦事。  
以副都御史劉潏巡撫遼東。

以副都御史何經撫治鄭襄。

詔軍民葉玘斬鸞發人墓取觸髅骨爲葛巴刺梳罪同支解卽誅之。錦衣衛嚴加緝捕。

玘等假以西番所產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載發墓者罪死。况取人觸髅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同。當卽誅之。

常州旱災免所屬武進等五縣秋糧十七萬二千一百餘石。草六萬九千四百餘包。

南道御史李善繆樛劾守備太監郭鏞擅入後湖取魚不



報。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正月。戊申朔。

詔准揚滁和產馬納價。

兵部覆議前巡撫劉璋所奏准揚滁和四處產馬小弱許令納價。廬鳳并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從之。

二月。丁酉朔。日食。

戶科等科都給事劉昂等。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各劾兵部尚書余子俊勞民費財。命工部侍郎杜謙勘報。還奏革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

昂等言。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

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克。急扒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于事。雖侵欺之罪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妄費違儲之戒。欽等言。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疏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踈遠。置諸六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于審時。急于功利。乃于凋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倖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

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疏並入。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餘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上曰。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言。政令宜信。不宜數改。不報。

上年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旣而夤緣復進用。故恕言之。語多激切。忤上意。

三月南京國子監放回琉球國官生蔡賓等省親。

中山王尚貞咨禮部官生蔡賓等五人在南京國子監肄業已經五年乞放回本國省親禮部覆請上曰昔陽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歸省者斥之其卽放歸以遂其定省之私。

虜寇開原。

巡撫順天副都御史彭韶上言二事下所司知之。

一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多切時宜。

四月前兵部侍郎養疾在家李敏因河南大饑疏救荒數事詔起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

改掌都察院事右都御史屠滂于南京都察院。

李汝省黨以私事謗之。

封金玉二闕真君爲上帝。遣少傅大學士萬安赴靈濟宮祭之。

太常奏靈濟宮金玉二闕真君祭祀舊例俱用素羞。近加卦爲上帝。宜用牲醴。上曰。今後遇朕誕辰。用太牢致祭。其餘如舊。

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文升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歲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

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上曰可。

翰林侍講尹龍除名。并革其父旻太子太傅。以尚書致仕。時東廠官校發龍諸陰事。下錦衣衛獄。旻而吏科給事張雄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旻縱子受賄。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經歷張璠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之跡。夫旻父也。龍

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剛，大章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璠、王範於午門前拷訊明白，故罷之。陸容謂尹旻推部堂，必先掌科掌道，若舉部屬，亦必出中官之門者，又私其鄉人，多置要地，故朝士乞籍其家貲之半賑濟山東之民，以惡之深耳。

逮廣東左布政陳選，至南昌卒。

時太監常眷因選具奏勘問未結，知中官咸疾，選乃誣擬選黨比高瑄，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

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賄選所黜  
吏張聚令誣執選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  
卽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  
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  
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命錦衣衛差千戶張福逮選  
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  
五十八。

廣東布政司黜吏張聚訟布政陳選冤狀不報。

聚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于其君  
魯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揜惑于其母是豈成王之  
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  
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  
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  
常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  
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  
鼠兩竄。以致常眷橫行。胸臆穢。齷齪清節。蠱惑聖明。勘官  
李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  
觸法。爲選罷黜。是臣自取。乃眷也。妄意臣必憾選。以厚  
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  
術顛倒是非。眷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  
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其歎額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

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來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其心鼎鑊者。誠痛忠

廉之士。啣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益篤行之儒。爲己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六月。六科十三道劾工部尚書劉昭奸險剛愎。上留之。尋改戶部尚書。

科道劾昭心術奸險。性復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夤緣陞官。尹旻父子旣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置之于法。上曰。劉昭不能謹慎。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

以李裕爲工部尚書。

吏部右侍郎黎淳遇傳奉中官諷令勿陞陳禎奏疏淳不可仍奏之。

故事內批出承行者必陞陳禎奏疏以防奸僞時中官用事除授浸廣故諷之。

七月調太常寺少卿劉淳爲柳州知府。

東廠緝其附尹旻父子得京堂。

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諡文毅。

籍浙江淳安人中三元政頗持正馬文升稱我朝賢輔商輅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至錢溥作禿婦傳議之黎淳以易儲事咎之彼時事權在王文輩難責備于輅

云。

降翰林侍講學士焦芳爲湖廣桂陽州同知。

芳與尹龍爲同官。甚密。會兵部郎中鄒襲坐罪。龍囑軍官奏保復職。芳爲草奏。尋爲東廠緝知。以聞。下錦衣衛獄。降調外任。

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爲吏部尚書。

擢浙江叅政夏寅爲山東右布政使。

寅松江華亭人。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民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爲害不小。宜選大臣鎮守二州。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

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鎮臨清。實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座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

巡撫甘肅都御史魯能卒於官。賜祭葬。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羅玘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講學士李東陽是科得石璫傳珪。羅玘皆著名。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陳錦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庶子汪諧論德程敏政是科得吳一鵬。秦金。吳儼。

張琮。

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革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令致仕。

恕屢忠諫忤旨留中不出中官梁芳輩排擠不已故就顯疏批曰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叅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調司經局洗馬羅璟爲南京禮部員外郎。

璟與侍講焦芳有舊故責及之然亦由鄉人欲謀侍東宮講讀而璟適至囑李孜省爲之也。

詔誅陝西武功縣民王瑾等食人梟首示衆。

瑾等因歲饑荒行旅就其家憇息者輒殺而食之雖婦

人亦執刀相助。前後死者甚多。巡撫官奏發其事。命皆依律處決。

工部主事王純奏乞召還王恕以竟其用。上命杖之降貴州思南府推官。

純言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革去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於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部。



降調。

調兵部尚書馬文升於南京兵部叅贊機務。

時貴州都勻黑苗弗靖。守臣倚內援。請發雲南四川湖廣兵征勦。文升持不可。奏差郎中御史各一員往彼勘處。果無他虞。忌者營內旨調之。

命刑部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宣慰使楊愛爲其兄宣撫楊友訐奏事情。

喬新言播州古夜郎牂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歷五代宋元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爲夷俗。今友因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侈淫暴妖言等事。命臣等往勘。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播

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益治之以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相扇誘。恐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則省發聽候。免其監禁。爲便。從之。旣而訊鞫。知友欲奪愛。宣慰肆爲誣罔。具以上請。且慮其兄弟相讐。殺遷友他郡。邊境以安。

巡撫四川副都御史劉璋密計安置楊友于保寧府。

璋奉旨革罷。友宣撫并其家屬。發保寧府安置。璋以爲安寧道路險遠。城堡堅固。友之弟敏及其所親附。天家仲家。土兵素號驍勇。而其親屬又有爲之謀主者。萬一負固不服。而連結其黨。與以叛。則不免爲地方之害。乃

閱其所奏。詔旨先遣友所親信者二人詣安寧慰諭。友家屬謂巡撫以宣撫遠出，其弟年少，特遣吾二人者護其印信，以防外侮。又遣能幹土官數人各領土兵分截安寧所出入之路。又榜示天家仲家諭，以逆順禍福。又揭通衢懸重賞以購爲楊友主謀者。區畫既定，乃宣示詔旨，遣官詣安寧收其家屬印信發遣之。

敕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十月調吏部尚書耿裕於南京禮部。

忤萬安等調之。

改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

裕在部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皇天鑒之四字與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員缺并選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於牘至期引奏畢對牘填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

調禮部左侍郎徐溥於吏部仍兼學士。

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於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部侍郎杜謙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請已宅獻而託芳請冀侯芳言于上而許之既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加大學士萬安少傅劉吉少保進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仍兼學士俱在內閣辦事。

太監懷恩在鳳陽嘆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巡撫都御史鄭時因左道惑衆嬖倖弄權上言利國保民五事忤旨謫貴州左叅政。

先是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抄錄異書爲名夤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有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十人如李孜省繼曉皆芳之所薦引尤尊顯用事故時言五事一曰盡誠敬以回天

意。二曰明理義以杜妖妄。三曰減進貢以蘇民困。四曰息傳奉以抑僥倖。五曰重名器以待有功。專爲芳發也。芳輩譖而謫之。陝民哭送。若失父母。繪像祀之。

以謝一夔爲工部尚書。

以倪岳爲禮部左侍郎。

淮北山東大饑。

命副都御史賈倬鎮守臨清。

起副都御史李敏總督漕運。

十一月起致仕劉敷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更定會試取士南北中卷額數。

妖人李孜省以通政使侍經筵。諭德傅瀚進講。極言汰冗。

官改省銜之。

十二月六科十三道給事馬銓丁隆等劾戶部尚書劉昭貪濫革去太子少保致仕。

初昭子綺納粟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事。夤緣典司鑾輿至是事覺綺下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素著穢德檢聞。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究姑從寬革去太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爲民。

太監常眷傳旨降廣西橫州知州敖毓元爲縣丞調雲南邊方。

毓元江西新喻人爲進士時以星變言時政辭甚激切疏留中不出後循例放歸至是就選得橫州未幾復有

是命。

詔發內官熊保南海子克淨軍黃鉞等押發遼東鐵嶺衛克軍。

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賣發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萬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有差。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克淨軍黃鉞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克軍。

冬旱無雪。



詔吏部查傳奉官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於獄厥明大雪  
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  
知之頗厭芳所爲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道復交章論  
芳乃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論有無  
敕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卽日詔吏部降黜其下獄者皆  
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懼  
謂納諫黜邪格天之應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

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  
一例從之。

舊例考察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

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爲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降調。簡僻衙門用。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爲定制。

辛亥。萬妃卒。

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掖庭。及笄。侍上於青宮。上卽位。遂專寵。后吳氏之廢。實由于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幾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倖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常興。輩皆假倚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

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知府。

初守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銜之。及守隨來朝。乃讒于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母憂。起復無缺。添註管事。奏入。上曰。守隨旣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國子監生虎臣上言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臣陝西麟遊人。慷慨有氣節。貢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

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闇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以鐵索鎖項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卽拆卸矣。命吏部銓選與臣七品正官。聞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授雲南碭嘉縣知縣卒。

二月。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禮部奏成化二十二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等追奪聘禮。令御史究問。

時聘教官多非有學識之士。故罕稱其選。

旌表直隸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內閣學士彭華以病乞致仕許之。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費宏劉春涂瑞進士及第程楷等一百一十名進士出身馬景昌等二百三十八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石瑤傅珪吳廷舉王鴻儒楊廉羅玘鄒智俱著名。

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命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屠瀟勘處安南侵侮占城事宜時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侵侮挈國族奔舶廣東訟寃於朝守臣以聞方議遣官而人皆難之時李孜省因欲

傾瀟。薦瀟往命下。物議怖恐。有私爲謀曰。盍以 敕示衆。猶可別圖避就。毋落其機。笑却之。卽日戒行。比至獻策者。或曰。安南藩臣也。當爲問罪之舉。或曰。占城脆弱。遣回國。莫保後艱。宜留置之。瀟曰。用兵則毒民。避強則取侮。皆弗聽。乃詣蒼梧諸郡。覘知其情狀。移檄安南。諭以禍福。俾圖逆順。安南大恐。辭對甚婉。瀟曰。此謂不戰而先奪其氣矣。可因撫而兩存之。遂置安南而召古來。諭歸國。瀟欲以軍護其歸。守臣忌不肯發。乃卽召募千人習武事者。乘海舶二十艘以往。無勤民。古來感恩。以金銀器飾異香。番木若干獻謝。瀟却之。旣抵國。復遣使馳謝。并以聞。上嘉其誠。命受之。瀟辭曰。綏遠之

仁繼絕之義在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又懇辭。從之。令貯禮部。自是二國輯睦。

四月。禮部侍郎致仕楊宣下獄。

宣妻王氏妬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各擬合坐者。律。宣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

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張悅爲工部右侍郎。

召南京國子監祭酒王德爲工部左侍郎。

五月。敕工部尚書謝一夔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尋遂憂。

憤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一夔江西之新建人。天順庚辰狀元。授翰林修撰。歷官工部尚書。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疏。故以永昌寺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而卒。一夔平生篤于友義。初舉會試第三。實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直。直與李孜省通。一夔不爲崖異。而中實介然也。後都御史閔珪之調人。謂直所爲。而鄉人有忌。一夔者纂修憲錄。遂併入之。

詔亢旱踰時。田苗枯槁。已嘗寬恤刑獄。條示合行事宜。內外衙門。着實舉行。

庶吉士鄒智上欽崇天道疏。不報。



智言。陛下之于輔臣。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臣願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得參錯于其間。則天工亮矣。又言。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臣願黜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狀彈訶。或令人閣參議。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則天聽開矣。又言。兵部尚書王恕。元勲碩德。顧削其爵。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皆使

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一遂。臣願各召用之。以圖來効。則天心協矣。又言我太祖鑒前古之迹。識禍亂之原。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頃年以來。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于軍民。臣願深究其本。則弊源自清。

改紹興知府袁清于鄖陽府。

初清爲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凌轢藩臬。比還得紹興。懼不敢往。奏乞改任。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側媚狡譎。猖狂妄誕。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今假以微嫌。

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錦衣衛獄既而有旨  
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鄭陽先是清阿附萬安通  
同太監郭閏挾勢造言讒害良善吏部尚書李裕特遷  
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干安閏囑裕裕不從安乃邀尹  
直爲援直囑李孜省爲之忽得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  
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其意益盛贊孜省之  
得君也

改總漕都御史李敏巡撫保定

以右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

福建自成化十五年上杭盜起停巡撫至是因海寇發  
故用之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以災傷免陝西西安等府州縣臨洮等衛糧一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

致仕南安府知府張弼卒。

弼松江人。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舉進士。歷兵部郎中。數以直言忤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詞訟。表章先賢。拆毀淫祠。鑿梅嶺險。梁橫浦。橫湍而居者。行者無不謳歌樂頌。六年不調。以病乞歸。民立生祠祀之。

以右僉都御史丘彛巡撫四川。

陞工部侍郎賈俊爲工部尚書。

以右副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

七月召致仕兵部尚書余子俊復任加太子少保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益殿大學士萬安以一品九年考滿 詔加少師兼職如故降敕獎諭之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唐瑜被劾免

甘肅兵政久弛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叅將田廣奏起才將許寧李璵勞邊軍恤陣亡邊人竦然會中貴人以事諷瑜不從廣等媒孽之竟坐事去弘治五年詔復故官致仕

八月庚辰上不豫

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官朝 皇太子如常

儀。

夜金星犯元宿。

戊子。上大漸召。皇太子受遺命。

上召。皇太子至。命早卽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

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

己丑。上崩。壽四十一。遺詔諭文武羣臣。

九月初六日壬寅。皇太子卽皇帝位。

詔赦天下。以明年爲弘治元年。

詔奉冊寶。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

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妖人李孜省伏誅。

妖僧繼曉發原籍爲民。

太常寺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

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革職。追奪累次誥敕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吏部尚書李裕、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以人言乞致仕。許之。

詔斥佞監梁芳、陳喜、肅興、往奉陵司香。

十月丙子。五更星變。下詔求言。

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朝宁之間。人馬辟易。

庶吉士鄒智上疏言。內閣萬安、劉吉、尹直皆小人不退。王

恕王絃彭韶皆君子。不進由宦者陰主之。不報。

智言星變見於朝廷。益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



之功未之講也。

進士李文祥上新政切直。大學士萬安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遂補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鶴中書舍人吉人等數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

丞著歷練。

師中夏崇文乞容李文祥勸忠義以感人心不報。

壬午奉 憲宗皇帝梓宮葬于茂陵。

詔集議祧廟。

國朝自德宗至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

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少詹事楊守

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號

大祖者必卽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稷契皆以功

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祖乙周

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

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始祖旣以配天又

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憲廟升祔請

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宗以下爲七廟異時

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葵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

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

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弘謨及侍郎倪岳議以爲此

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親之意我國

家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后稷太

祖太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而下當以次

祧遷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于太祖廟寢殿

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

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上從之。

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

奉藏懿祖神主及儀物于其中。奉遷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熙祖之上。行禘祭之禮。

尊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爲皇太后。

册妃張氏爲皇后。

召太監懷恩于鳳陽。掌司禮監事。

恩以直道居鳳陽。上知之。召預政。

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

喬新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南京。雖  
陛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卽位。如何令  
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

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方言下。上謂去萬安召  
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  
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卽時政之  
不善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  
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

詔廷臣議紀太后享禮。

尚書周洪謨同侍郎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

后稷之母。故周祀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闕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皇妣神主宜於奉先殿。傍別立廟。四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上從之。

以少詹事楊守陳爲吏部右侍郎。

召順天巡撫彭韶爲刑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諡聖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祀奉慈殿。一歲五饗。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

縣丞徐頊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仇。

當時眈視太醫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覆內閣尹直擬旨以外而浮議已之。

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眷屬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興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也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爲紀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上孝思不已。

上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大學士萬安罷

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  
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  
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進士倪進賢者少而無  
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  
之術憲宗崩內監于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  
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  
復以章疏至閣示安每展一疏安卽跪泣乞哀猶無去  
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懼索馬歸第  
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  
及被黜在道猶着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尋卒



猶贈太師諡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數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以吏部左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

刑部尚書杜銘乞致仕許之

銘因安去位人言及之故去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掌院事

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沿河蘆洲率爲中官據占有訟者輒云買物進奉今詔罷進獻乞以蘆洲還軍民

詔下所司知之

中官銜甚。潛令所司寢不行。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先是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者。分門類輯。附以己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發福建書坊刊行。

十二月。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尹直致仕。

科道劾直阿附李孜省。故乞休。

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司副使。

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千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壞。撤其材修之。

進劉吉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吉與萬安尹直同招清議。善駕御科道。致慤。勲與之交。通曲意。扶持科道。故皆被其籠絡。不効。

加祀先師孔子。籩豆舞佾。

時有言者。請尊孔子爲廣運帝。盡去舊號。祭祀加籩豆。爲十二佾。舞爲八。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禮部議上。

止加邊豆舞份焉。餘如舊。

陞戶部左侍郎王僎爲南京戶部尚書。

召總督漕運都御史李敏爲戶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改南京禮部尚書耿裕爲南京兵部。叅贊機務。

以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直文淵閣。

兵部尚書致仕王竑卒。

竑江夏人。初爲給事中。當郕王監國。粹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殛之。歷都御史尚書。聲望益重。平生守正。妖邪人知嚴憚。惜不能盡究其志云。

命保國公朱永提督團營。

陞騰黃通政黃孔昭爲工部右侍郎。

虜寇甘涼蘭鞏。

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左庶子謝遷言：上方諒陰不宜有此。俟山陵旣畢徐議之。命禮部遷議。

十六卷終